

□孙善光

因一次机缘，我到安丘市石埠子镇参观过一座书院。书院以公冶长的名字命名，藏在城顶山一处山坳中，环境幽静闲适，大有“林深人不知”的感觉。中国古代受传统文化以山水比德和隐士文化的影响，把书院选在这里，与清泉为邻，也不足为奇。

公冶长，春秋时期齐国人，孔子的高徒和佳婿，名列七十二贤才之二十，潜心治学，终生不仕。有关公冶长的史料记载不多，多在民间口口相传。公冶长自幼家贫，聪颖好学，博通书礼。传说中他懂鸟语，因为这项特异功能，他身陷囹圄，险遭不测。公冶长生活的年代正值春秋时期，社会动荡，礼崩乐坏，文教衰落，读书士子无由显身。他因而“悲世路之险恶，随有幽之志”，拒从仕宦，隐居山林，读书讲学。

公冶长书院格局不大，傍依青云寺，房舍青砖琉璃、飞檐翘角。整座书院示人印象：环房皆山，裂石出泉，树稳风不鸣，泉安流不响。公冶长书院的这种建筑布局，极其符合中国传统的建筑美学。泮池、泮林、碑、文庙与大门、门厅、讲堂、斋舍等多功能性空间相依。这样的建筑构造，我更相信是后人的重建与重构，以公冶长当时的财力，他是没有能力建造这样一座书院的。

公冶长书院前有两株非常粗壮的银杏树，葱郁苍茂，遮天蔽日，看来有些年岁。两株银杏树一雌一雄，据说是孔子携来的苗子，由孔子与公冶长一起手植，由此推算这两棵银杏树至少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里也是人们进出书院的必经之路。仰望着这两棵古老的生命，我内心充满敬畏，有谁能像它们一样阅尽千年的风雨沧桑？

与古老的银杏树相比，书院显得十分年轻，其最显著标志有碑楼两座：右首为明代万历三十五年春立“公冶长读书处”石碑，左首为清康熙十五年秋建筑的“清廉碑”，分别记载着当时修复书院的史实。此外，还有清道光九年、二十九年各立石通碑一方。

我曾探究过公冶长受孔子赏识、受后人尊崇的原因。论学识学问，他不及子路，也不及颜回。在我所接触到的有关公冶长的史料的只言片语中知道，他为人能忍耻，即使其被误坐了牢，也愿以此承担，这是常人所不能及的。“虽在縲绁之中，非其罪也”说的正是他的这种担当。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人品和气节才格外被孔子所欣赏。他有奇才，懂鸟语，留下了不少的传说，诸如书院周围青蛙因遭其训斥而不鸣、失信于鸟而遭鸟要弄入狱。虽然一些传说

【行走齐鲁】

历史深处的书院

一座深山书院的千年文脉，在三重叙事维度中徐徐展开：空间维度上，从山门古树到碑刻建筑，层层揭开书院的地理密码；时间维度上，自春秋讲学至明建制，串起文化层积的时空链条；精神维度上，通过辨析史载与传说，揭示公冶长“忍耻担责”的人格魅力，如何超越时空成为文化符号。

突破实体书院的局限认知，公冶长书院的启示尤为珍贵：文化遗址的价值不在于建筑年代是否久远，而在于能否持续激活历史记忆。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，正是文化遗产最动人的生命力。



带有神秘色彩，并不能让人信服，概因人品高尚而不去辨析“真伪”了。

任何的山水自然，任何的书院，如果注入文化基因就有了灵魂，就有了恒定的生命力。这不难理解岳阳楼、醉翁亭、陶然亭因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张岱而声名远扬了，这也不难理解北宋以来的四大书院嵩阳、应天、岳麓和白鹿洞因为分别是范仲淹、司马光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等圣贤讲学之地闻名遐迩了。嵩阳书院更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。公冶长书院的魅力在于，公冶长是中华传统文化忠厚品德的代表。公冶长的徒弟未曾见经传，他的著书也无据可考，但后人以公冶长的名头办书院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借助名人效应，有利于文化传播和教育传承。一座隐忍在深山中的书院，要不是公冶长，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此参观拜谒？

单就书院本身来讲，其魅力不在庭院，而在一种教育精神的传承。在公冶长生活的年代，还没有书院的称呼，公冶长读书讲学的地方与私塾并无二致。就其书院的讲学实质，它无疑更接近私学。中国古代书院始于唐及五代，在北宋初年开始兴盛。北宋书院的兴盛很大程度上与理学的产生与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。公冶长书院作为书院名头的存在，始于明成化年间，不过几百年的历史。但作为私人读书讲学的场所则与古老的银杏树同龄。可以想象在有限的空间内，公冶先生手持竹筒，皓首穷经，在此诲人不倦；亦能想象弟子三五人抑或十余人，书声琅琅，在此孜孜以求。正是在这方有限的空间，在那个遥远的年代，点燃了儒学思想文化传播的火种，以至于两千多年之后，人们仍能从中受益并追思。

在公冶长书院，我看见这样一段史料，书院和青云寺曾多次毁于刀兵，今日堂宇实为1989年重建。但重建书院个中的历史痕迹，每一块石碑、每一枚砖瓦、每一棵花草，其历经时光淬炼的人文精神和经年积淀的书卷气息却无法掩饰。作为历史的产物，在清朝晚期废书院而办学堂之后，仍有部分保留了下来，可见公冶长书院的精神价值之所在。

一个春秋时期贤人自由读书、讲学的地方，一所隐逸山林的书院，在今人的视野中“醒”来，这不能不说中华传统文化已深植于世人之心。那古老的银杏树，一山葱翠，一院清风，一行行人憧憬的神情可以作证，书院是永远不能被忘却的地方。

【齐风鲁韵】

刘邦与沛城、戚城、薛城

□杨建东

鲁南苏北有三座古城——苏北的沛城、鲁南的戚城与薛城，皆秦代所置县城。城垣内外镌刻着刘邦的匆忙足迹，酒肆巷陌飘荡着其豪饮余香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确载，这位大汉开国之君青年时期游手好闲，纵酒结交、耽于美色、不事稼穡、疏理家业，屡遭父亲训斥。此非戏说帝王，实乃史家秉笔直书。

秦时，年近不惑的刘邦谋得“泗水亭长”之职（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载“试为吏，为泗水亭长”），执掌地方治安、赋税催征、刑徒押解诸务。因遭父兄冷遇，遂以酒会友，常奔波于沛、戚之间缉盗征粮。公务之余，必于城中酒肆呼朋引伴，纵饮忘忧。

秦始皇统一天下，设三十六郡，郡下辖县，沛、戚属泗水郡，薛属薛郡。三城相距甚近：沛城，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载其“城周丰水”之貌；戚县故城乃秦末始筑土城，形制特异——东墙取直而三面略曲，东西二里半，南北一里八分；薛城最为雄阔，西周始建，战国田氏父子扩建后周廻二十八里，1988年荣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刘邦亭长常奔走于这三城，缉捕宵小，征税催粮，广交酒友。《史记》载，刘邦当了亭长，欲用竹皮做冠，去薛城制作，戴了多年，称“刘氏冠”。沛城、戚城的酒铺都认得贪杯的刘亭长。王媪、武负的酒铺有许多刘亭长的赊账，见其怪异，不敢追债。刘邦交友甚广，遇上麻烦，沛城、戚城的亲友都鼎力相助。萧何是沛县小吏，在公事上袒护刘邦，常给刘邦零钱用，终至“斩令开城”共襄义举。

刘邦揭竿而起，丰、沛、戚、薛的农民纷纷响应，加入义军。沛城的周勃、樊哙、灌婴皆是刘邦好友，舍命追随。刘邦让樊哙率兵攻打薛城，樊哙冒死登城。秦二世二年（公元前208年）六月，刘邦闻项梁、项羽的义军驻薛城，立即带人从沛县东去，过戚城到薛城与项梁见面，受封“武安侯”，接受领导。项梁给刘邦五千人马去薛城西攻打泗水郡守，郡守向南逃至戚城，被刘邦部下擒杀。十一月，刘邦占领沛、戚、薛、丰、胡陵、亢父、方与七县。

《汉书》载，汉王二年（公元前205年）四月，垓下败绩，刘邦被项羽打败，带着残兵败将逃到沛县，让父、妻、子女随军逃难。高祖十二年（公元前195年）英布谋反，刘邦御驾南征，胜利返回，他思念故乡，带着戚夫人和部分将士折道回沛县看望乡亲和故地，他自知最后一次回乡，强支病体，感慨高唱《大风歌》：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住了十几天，不忍离去，又带着戚夫人重游戚城。戚城酒香犹在，而英雄迟暮。回京不久，病笃驾崩。

刘邦登基，沛县、戚县作为帝王之乡建了一些帝王圣迹建筑，沛县建了汉王庙、歌风台、问津坊。吕后死后，文帝十分憎恨吕后，遂为戚夫人昭雪，便在戚夫人生前所到之处建戚姬庙纪念被吕后肢解的戚夫人，戚县立即着手在戚城内建戚姬庙、梳妆台（遗址在今微山县土产公司院内）。1997年，微山县薛河清淤工程中出土一批唐开元年间伽蓝寺的佛教石刻，其中一块石碑刻着寺院周围的地理环境，“右接沛城，空嗟泗亭之室”，“前臻广戚，叹美女戚庙”。从碑文上可知，唐代，沛公庙、戚姬庙完好无损且为名胜。

刘邦的掌故传说在鲁南苏北广为流传，他登基坐江山，百姓在许多故事上添油加醋，大加润色，愈传愈玄。今日徜徉三城遗址，仍可触摸秦砖汉瓦间凝固的酒香剑影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如镜，既映照出那个“好酒及色”的市井亭长，亦铭记着开创四百年基业的开国雄主。当正史笔锋穿透传说迷雾，一个真实而传奇的刘邦，仍在故城残垣间策马扬鞭。

编辑：向平 美编：陈明丽

齐鲁晚报

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

“减少室内外温差，温度均衡不感冒。”

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